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浪語集卷三十

宋　薛季宣　撰

序　賛

敘握奇經

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以衆本武經總要陣法銓次傳著成章而存興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廣都魚復覩覽武侯八

陣石圖愛其丈同先天易圖每恨陣法未能詳究聞成都唐綦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而多得武侯遺意履其市道繩直閭井交貫百工類處技別為行識者曉知然乍入者至於盡日迷不能去方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鮑鳥之為旗法前古服章之辨為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逺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源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

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黄帝殺蚩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
說無所考信漢志兵隂陽家書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
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
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其義未易以晚出浮偽
訾也七畧兵家四種軍禮司馬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
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自
神農黄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種吳起魏公子廣武君
韓信項羽諸家其書具在畧皆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

者為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握奇經權謀在人奇詭馬用形勢紀綱軍政為天下者尚有取馬又隱不章可為懊嘆舊文奥宻尚多錯綜微辭傳寫不倫煩難誦習李筌繪為八陣既為不知而作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訛唯武侯八陣石圖最為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為詮定其文并繪陣圖於後竊詳古人存諸口訣之意不敢妄疏條章合圖贊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

風后握奇經

馬隆本作握機序云風后軒轅臣也握者帳也大將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握機又稱諸子總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盖呂尚增字以發明之其一行間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於平樂館以輔少主備天下之不虞令本行四字

經曰八陣四為正四為奇舊注奇讀如字後人說天地風雲為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公孫弘曰世有八卦陣法具中既不用奇正似非風后所傳未可叅用餘奇為握奇舊注奇讀為奇耦之奇解云說奇正者多矣而握奇云者四為正四為奇餘為握奇陣數有九中心奇零者大將握之以應赴八陣之急處或總稱之先出遊軍定兩端天有

衡衡一本作衡地有軸前後有衡一作有風雲風附於天雲附於地附一作輔衡有重列各四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風居四維故以圓軸單列各三隊前後之衡各三隊雲居四角故以方天居兩端地居中間總為八陣為一作有陣訖遊軍從後躡敵或驚其左或居其右驚一作警而無其字聽音望麾以出四奇出一作生天地之前衡為虎翼之字下一本有間字風為蛇蟠圍繞之義也圍繞一作為主虎居於中張翼以進虵居兩端向敵而蟠以應之天地之後衡為飛龍雲為鳥

翔突擊之義也龍居於中張翼以進鳥掖兩端一作鳥挾兩旁向敵而翔以應之虛實二壘一作三軍皆逐天文氣候一本下有所字向背山川利害隨時而行一作進以正合以奇勝一無二句天地以下八重闕以列或曰握機望敵即引其後以犄角相列不動而前列先進以次之公孫弘曰傳項氏陣法依此今按而前列先八字舊文在依此注下誤故遷次以成之或合而為一因離而為八各隨師之多少觸類而長一無此章或曰握機四字疑文之衍天或圓布不動一作天或圓而不布前為

左後為右一本左右差互天地四望之屬是也一本下有風象二字天居兩端其次風其次雲一作其次天衡其次地衡其次風衡其次雲衡左右相向是也公孫弘曰此為靜地方布風雲各在前後衡之前一無上前字天居兩端其次地居中間一作其次地其次天中間兩地為比是也公孫弘曰此為動為從天陣變為地陣或即張形布勢破敵攻圍不定其形故為動也一本自公孫弘曰動靜二義皆雜出經文中縱布天一一作兩天一無兩字而縱字上有雲象龍一句一作龍者象龍天二次之天二一作兩天縱布地四次於天後一作縱布四地四地次之一無下四地字縱布四風挾天地之

左右一無地字天地前衝居其右後衝居其左一無二句一無天地字一無居其右後衝五字雲居兩端虛實二壘是也一本下有此為動也四字一無虛實以下公孫弘曰人多傅韓信注釋天或圓布以下與此微有差異而范蠡樂毅之說訛雜今亦錯綜於其中其部隊或三五或三三十或五十變通之理寄之明哲不復備載近古以來其文不滿尺多憑口訣以相傳授予今於難解處增字發明之耳一本其部隊下上五十字云陣圖如此變通由人以經文誤也按公孫氏稱與此異者天或圓布次由軍定兩端以下為正經而以天有衝止觸類而長列於續圖雲為翔鳥之下令馬本尚如此

薛氏詮定圖解

按握奇經別有續圖記金革旗麾進退趨鬬之法今其文相揉蓋非末學所能離異故并論而分別之

角音二

初警衆　末收衆

革音五

一持兵　二結陣　三行

四趨走　五急鬬

金音五

一緩鬬　二止鬬　三退

四背　五急背（背一本作趨）

麾法五

一玄　二黄　三白

四青（一作赤）　五赤（一作青）

旗法八

一天玄　二地黄

三風赤　四雲白

五天前上玄下赤

六天後上玄下白

七地前上黄下青 一作赤

八地後上黄下赤 一作青

陣勢八 一本陣上别有虎翼字非

天　地　風

雲　飛龍　翔鳥

虎翼　虵蟠

二革二金為天　三革三金為地

二革三金為風　三革二金為雲

四革三金為龍　三革四金為虎

四革五金為鳥　五革四金為虵舊注此八陣名用金鼓之制

其金革之間加一角音者在天為兼風在地為兼雲在龍為兼鳥在虎為兼虵加二角音者全師進東加三角音者全師進南一作西加四角音者全師進西一作南加五

角音者全師進北靴音不止者行伍不整行伍一作師一金革既息既一作並而角音不止者師並闕旋

三十二隊天衝　十六隊風

八隊天前衝　十二隊地前衝

十二隊地軸當作二十四隊　八隊天後衝

十二隊地後衝　十六隊雲

以天地前衝為虎翼天地後衝為飛龍風為蛇蟠雲為翔鳥一本次綴布天一上

右續圖圖者經之紀也故列之

馬隆總述

治兵以信求勝以奇信不可易戰無常規可握則握可施則施千變萬化敵莫能知

正陳讚

動則為奇靜則為陳陳者陳列戰則不盡分苦均勞佚

輪輳闕

兵前守後隊勿進

天陳讚

天陳十六內方外圓四面風衝其形象天為陳之主為兵之先潛用三軍其形不偏

地陳讚

地陳十二其形正方雲生四角衝軸相當其體莫測動用無疆獨立不可配之於陽

風陳讚

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為虵其意漸玄風能動物萬物驚焉虵能圍繞三軍懼焉

雲陳讚 自太公范蠡以來風雲無正形所以附天地

雲附於地則知無形變為翔鳥其狀乃成鳥能突擊雲能晦冥千變萬化金革之聲

奇兵讚 舊在正陳下移此以便乎讀

古之奇兵兵在陳內今人奇兵兵在陳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為之百戰不昧

飛龍

天地後衝龍變其中有手有足有背有胸潛則不測動

則無窮陳形亦然象名其龍

翔鳥

鷙鳥擊搏必先翱翔勢凌霄漢飛禽伏藏審而下之下必有傷一夫突擊三軍莫當

虵蟠

風為虵蟠虵吞天真勢欲圍繞性能屈伸四季之中與虎為鄰後變常山首尾相因

虎翼

天地前衝變為虎翼伏虎將搏盛其威力淮陰用之變
化無極垓下之會魯公莫測

合而為一離而為八

合而為一平川如城散而為八逐地之形混混沌沌如
環無窮紛紛紜紜莫知所終合則天居兩端地居其中
散之一陰一陽兩兩相衝勿為事先動而輒從

遊軍

遊軍之形乍動乍靜避實擊虛視贏撓盛結陳趨地斷

繞四徑後賢審之勢無常定

金革

金有五革有五退則聽金進則聽鼓鼓以增氣金以抑怒握其機關戰不失度

鞉鼓

紅塵戰深白刃相臨勝負未決人懷懼心乍韓乍背或縱或擒行伍交錯整在鞉音

麾角

魔法有五光目條流角音有五初警末收魔者指揮角者警覺臨機變化慎勿交錯光目一作光自

兵體

上兵伐謀其下用師棄本逐末聖人不爲利物禁暴隨時棄哀蓋不得已聖人用之英雄爲將夕惕乾乾舊闕四字其形不偏樂與身後勞與身先小人偏勝君子兩全爭者逆德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握機爲陳動則爲賊後賢審之勿以爲惑夫樂殺人者不得志於天下聖人之言

以戒後者一作天下

八陣圖賛并序

八陣圖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之所作也圖之可見者三一在沔陽之高平舊壘一在新都之八陣鄉一在魚復永安宫南江灘水上高平者自酈道元已言傾褫難識在新都者隆土為魁基以江石四門二首六十四魁八八成行兩陣俱立陣周四百七十二步其魁百有三十在

魚復者因江為勢積石平流前蔽壁門後依郤月縱横皆八魁門二丈偃月内向九六鱗差新都舊無聞焉唯見於李膺益州記其言魁行皆八才舉其半趙抃成都記稱耆老之説以為江石蓋兵數魁應六十四卦則知兩陣二首之意以體乾坤門户法象之所由生也然其陣居平地束於門壁營陣之法具而奇正之道藴魚復陣於江路因水成形七八以為經六九以為緯

體方於八陣形圓於卻月壁門可以觀營陣之制卻月可以識奇正之變故雖長江東注下流湍決轟雷奔馬不足以擬其勢回山卷石不足以言其怒峩峩八陣實瀕其衝子石卷於灘沙攸積而歷年千數未嘗回撓隱若敵國屹若長城故桓温以為常山之蛇杜甫偉其江流而石不轉也若夫四頭八尾隅落鈎連像陣相容觸處為首則新都魚復之圖其法皆八陣也居則

修諸營壘出則備其行陣雖有奇正之變一生於正而已李興不在孫吳之頌端有以爲先王寓兵於農而居之以丘井折衝樽俎而舞之以行綴經國有途軌之制晝野有鄉遂之法文事武備未始判爲二途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顯仁而藏用爾在易先天之象天圓而地方八卦相重皆六十四陰陽相錯剛柔相交而天地文理備焉先天之文愚於八陣見之矣八陣

之作寧武侯私意自營之乎風后握奇有天地風雲龍鳥蛇虎之名則八卦之象也漢法大司馬嘗以立秋日斬牲祠白帝肄孫吳六十四陣則六十四之象也中興罷郡國都肄而陣勢寖亡非有王佐之才明於天人之奥則八卦之變化其誰能嗣興之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教戰而已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語也至於洞當中黄龍騰鳥飛折衝禽翼

握機衡陣之法本諸孫吳方圓牝牡衝方罘罝

車輪雁行之制唐人裴緒之論非無所起六十

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知此八名特八陣之統

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十有六奇正相

準庸可盡名之乎覩古懷人敬為之贊曰

堂堂八陣法地之維經緯縱橫端如置碁左右有行後

先有列錯綜相成鈎連互設孰知其首孰測其端直道

如繩循如象環八八相乘陣間容陣在翼斯張在前斯

奮陣形雖八天七攸存四輳轉隊虛實斯分亦有握奇列於陣後翕闔乾坤混融六九風雲天地體則陰陽虎蟠蛇旐龍旂鳥章奇正相生方圓遞出混沌紛紜杳冥恍惚其闢無方其闔有儀幽若鬼神夫誰知之輳門之設實司啓閉無鍵而關視之孔易行而為陣居則為營堅重如山能疾而輕我則通途平平坦坦致敵天羅莫知適返顯允武侯經之營之阿衡天漢以作六師君子所為衆人不識曰易勝哉七擒孟獲先王體國丘甲本

兵干戚之容萬舞於庭四頭八尾文成井字旁睞斜窺
孰知其自易有八卦洪範九章天道昭昭曰唯典常在
帝有熊其臣風后爰作握奇蚩尤是討六十四陣演自
孫吳豈其妄作文本河圖三代往矣漢隳都肆誰其興
之天啓明智惟此武侯器宏管樂龍隱隆中雲蒸左蜀
先王遺法尚克興之漢家餘業豈不成之營頭下墜蒼
蒼叵測心服奇才漢興勍敵新都之壘雲守儲胥匪石
凌江丘陵屹如甘棠古木尚云勿敗此道之存其何能

壊率然之蛇無頭無尾易象於天於乎不已

右諸葛武侯八陣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魚復磧門二丈方圓互見陣隊相容其實皆一法也裴緒采諸家以為八陣常山之蛇而九其法方陣正而厚利變圓圓而無角利守牡前鋭後重象劍之鋒利潰北張其兩翼前單後複利吞衝方前衆後疎利以爭險車輪形圓六岀强弩四備利進罘罝張其四翼備在首尾利救雁行前鋭後張延邪而行便於左右利於

繞人八名皆本孫子　方陣白旗四鼓黄帝五行之金陣吳起之車箱諸葛亮之洞當也　圓陣黄旗五鼓五行之土陣吳起之車舡諸葛亮之中黄也　牡陣亦名却月黒旗一鼓五行之水陣吳起之曲陣諸葛亮之龍騰也　牝陣朱旗二鼓五行之火陣太公之雲鳥吳起之鋭陣諸葛亮之鳥飛也　衝方青旗三鼓五行之木陣吳起之直陣諸葛亮之折衝也　罘罝鵰旗七鼓太公三才之人陣一名飛翼吳起之卦陣諸葛亮之禽翼左傳之魚麗也　車輪熊旗八鼓三才之地陣吳起之衡陣諸葛亮之握機也　雁行鶻旗九鼓三才之天陣左傳吳起之鵞鸛諸葛亮之衡陣也　常山蛇陣龍旗六鼓非古也　八陣轉而相勝更為雌雄法曰正厚者力併故方勝圓猶厚勝薄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偏攻其角壯可

敗也故圓勝牡猶聚勝散也法曰鋭而鋒者夾擊之故牡勝牝猶複勝單也衡方戰者相促居者有餘牡背高向下因其勢以潰其虚法曰得地助者昌失地助者亡故牡勝衡方也車輪兵得成行善冒亂而畏險阻衡方守險以疲車輪之力罘罝備在兩旁其勢不堅車輪四備善衝亂敵法曰以守待攻者强以動待敵者亡故衡方勝車輪車輪勝罘罝也法曰翼而張者角必薄雁行延邪便於周旋罘罝前後横而中

縱故勝雁行法曰厚而正者堅當選兩翼其兩旁故雁行勝衝方也其說如此而所圖陣法不能盡如其文將由多讀古人之書未暇備詳其制也要之八陣之法蓋不離乎天地風雲之變衛公六花十二辰陣六花中軍及左右虞候左右箱二總管凡七軍中營居中六營六面以援中軍六軍又各有小營二十二陣一曰中黃二曰大玄子三曰大赤午四曰破敵丑五曰左突寅六曰青蛇卯七曰推兇辰八曰前衝巳九曰先鋒未十曰右擊申十一曰白雲酉十二曰決勝戌十三曰後衝亥十四曰遊變中黃十二陣各八百人為一小方陣周十二隊隊各五十人白雲青蛇大赤大玄加百人以備追襲餘八陣中抽八百人以為遊變每陣相去百步皆

八陣之正耳近世習知浪戰事不師古兵之形勢豈徒不講爭恠笑而非短之前八陣圖遂皆亡佚李筌法固非古復混淆以壬遁陰陽之流其道可觀今此數家而已論以握奇八陣可以黙而識之古人節制之師蓋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陣法奇正節制之所存也取其要附諸圖法後世雖有作者其亦不出此矣

敘黄帝陰符經

陰符經三篇李筌所傳本三百二十七言凡三百六十

三字龍昌期注本衍自然之道靜已下八十有九言以相校讐定從龍昌期本孫光憲稱王蜀軍校黄承真得鄭山古本與今不同者五六十言然猶未聞衍字如此其多也語云陰符三百字則昌期本若可疑其句法又少不同而文意相通未可刪也姑存其語以俟後來者裁之山谷先生以為經出李筌熟讀其文知非黄帝書也欲文奇古反詭譎不經其言糅雜兵家妄託子房孔明諸賢訓註可笑惜其不經柳子厚一掊擊也其笑然

矣謂其糅雜兵家似乎未詳經意所在李筌序道驪山老母授經之事大約依放老子河上公序張子房授書圯上之說其亦誕矣就令果為寇謙之所藏之故要非黄帝書也康節先生謂與素問皆七國時書為近之矣留侯武侯註未之見李筌又未嘗及妄可知已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易宣包氏工圖虎而圖多包黄帝治五氣而方術者名之此必無之理也陰符經專明盜時修煉在養生者不為無取其文大略效法古文老子語意

謬矣或者乃疑老氏出此不亦誣乎使陰符果無可觀者則何以為道術祖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汎覽兼通無及泥焉可也乾道二年半春中澣日書

敘古文老子

古文老子二卷道德上下經也無八十一章之辨後先文字亦多不與今同走幼讀論語孟子諸書睹其言與章戾疑章分非故書之舊必講師無自得者之為後見黃庭堅論莊子篇名暗與之合為其已見弗敢必其然

得郭忠恕所上孝經古文始知不謬今而獲此可以無疑蓋書之在古初未始不完而正槩於鑿説寖以大譌故其書存失真衆矣今文老子有河上公注實首分八十一章史記樂臣公本師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再傳至於臣公其弟子蓋公爲曹相國師修黄帝老子學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言其教漢文帝叙述尤怪誕不稽葛洪載之神仙傳中封演已知其妄据史記列仙老子傳皆云著上下經是則漢人所言分章

無說而古文嚴密其言上下相明蓋不俟注釋而通坦然甚著紊其先後則必注釋乃明是故剖分二經以成其妄道德可判猶曰或然若章而分之義可離矣然則分章析句可照非其本真老子古文其不廢於後宜也曰走嘗讀老子以為於闔闢為有窺第以矯枉過中失聖人意欲為訓注以正其然否窮竟其辭乃知其於道無得夫道者道也非可以一途指也彼以無為道有故非道也自來聖人之經皆隱不論孔子亦所罕道雖嘗

以一貫語子貢子輿易中庸最為幽渺之書其旨良以見道不過示之中制俾人嘿以會通至老子則不然為書務以言盡如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又似是矣復不能守之欲以多言範圍自已既而去道彌廓費辭愈多而言不知所從於是有吾不知為誰之子象帝之先之說其獘數數而見不可以毛舉大旨皆依倣道要為名擬之晚益失守弊必流於刑名數術而粃糠仁義絕滅禮樂靡不為之者雖以道體之全學者尤所當務蓋去此

則非道而老子斥之晩進學焉故其善者為私已不善則渙漫詭譎而不自齒於世途反道敗徳抑又背老氏而馳迹其源流㢢生有自雖然讀此書者可以輕利欲祛物我齊得喪潛消悔吝於暗曖渺㝠之中在明達之士不可謂無補則老子一書非可廢也世之是非或已甚故為辨析於終篇

遁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心

腹聖人則之而易象興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見乎離離南方之卦也致役乎坤坤地也說言乎兊兊正秋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勞乎坎坎正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之卦也參天兩地錯綜以變八卦相盪當期直日而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遁甲者遁此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斡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三奇者三材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盪也天地加臨錯綜也黄帝之局

千有八十乾九坤六之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通以體天地之撰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擬諸其形容示人以集範也上士得之可以明造化中士得之可以測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命吉凶蔽者為之任天數而人事棄焉因終與之井廢得意忘象顧若是乎陰陽家者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帝堯平秩四序有虞齊政玉衡夏南巡祁寒北狩豈無天

道通乎人事而已漢之成哀桓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莽卓不順焉同歸於敗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道寫符辟兵則謬矣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凶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及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雖至書方貫棹射夭殺神祝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尚皆有取諸儒靡焉過矣世之言遁甲者多淪於怪其書與術今頗傳於星官卜祝之流兵家時或論焉荐紳先生蓋所

不究走豈仰知天道然覩其數真聖人之遺術也稡其方論去其誣泰幸甚成書闕卷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

甲歷序

序曰歷之興也其於太古乎作歷者其憂天下乎是故數十為干以盡日其支十二以盡辰斗建之行以盡月積月周天以盡歲閏也者集餘分以成歲次者也歲律之運生民之本也是故數以記之歷以命之古者聖人

之作歴也幽研於易以定數錯綜於爻以應朞法象於陰陽而和順於吉凶通理於人而遂物上古畫動而夜息未有星紀故以木生紀歳未有書數故以結繩致約太昊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規圖於天俯以矩法於地觀五行之文測晷景之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造八卦以調八風作三畫以定中氣始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以會萬物之宜是故八卦者八風之象也三畫者二十四氣之象也包四時者莫易乎歳成歳功者莫加乎

歷歷也者歷往而知來者也昊英氏作處后潛龍之位積時為日累月為歲始作甲歷以前民用歷之興也其與易道並行邪當伏羲代天而王邪是故在臺傳教告民示始蓋取諸震命子英潛龍氏治我陰陽甲歷蓋取諸革咨於上相共工下相皇桓咨告於民俾知甲歷歲月日時自兹始無或不敬蓋取諸巽甲日寅辰木王於卯英上甲歷歷起甲寅蓋取諸泰是故易易數也歷歷數也歷與易數擬故能彌縫天地之造贊治萬物之宜

一陰一陽與時皆運一寒一暑農作用成寅春得天人時資理勤歳憫憫百穀以生庶品以寧唯日用而不知此甲歴之道也歴也者在歳之所行也帝出於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説言乎兊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歴也者盡易之所之物始於蒙終於備甲歴之用其歴之始邪故曰甲者甲也言草木之始萌也若夫元會統章窮歴之數則非後時不備

叙焦氏易林

漢焦贛易林十六卷卷有四林林有六十四繇凡六十四卦之變四千九十有六以所傳中秘書孫氏藏書參校中書内多亡佚以孫氏書詮補圓備故書屢經傳寫字多舛誤以羊為羊以快為決若此者衆為是正其曉然者其不可知以喜為嘉以鵲為觀以烏為鳥一卦兩占之類並兩存之無所去取具已刋定可繕寫漢儒傳易明於占候者如贛費直許峻崔篆管輅數家易俱有林惟焦氏林今傳於世東觀漢記孝明帝永平五年少

雨上御雲臺自卦遇蹇以京氏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
户天將下雨沛獻王輔用體說卦謂螘穴居知雨京房
延壽弟子今書蹇繇實在震林林爲焦氏可不疑贛延
壽字也其學本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
爲候易林用之卜筮尚其占與變者政和間校書郎黄
伯思校中秘書論林自林直日災祥自直日災祥之法
雖同出於贛初未嘗一其用昧者弗悟乃合而一之於
直日卦中求所得卦謬託燕薊士之秘本本朝王俶於

雍熙二年春遇異僧為筮得觀之賁其占乃觀中賁林觀賁皆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之占筮伯思言若簡易其實非也筮法固於直日林中求所遇卦於遇卦林中求變所之觀從初決從終則雍熙異僧之占初未嘗與術戾僧論一幕掀天一同掃地自有得之繇林之外者未可以一術齊也直卦之法略在漢京房郎顗傳天朝班歷尚取其象或者直以周易卦爻占數猶屢

有符效至用林筮頗多不合伯思之說未易循也京氏學以卦爻分配朞日坎離震兌用事自分至之首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頤晉井大畜皆五日十四分餘皆六日七分歲旣有之日亦宜然於直日卦中分卦直時如日之次日凡十卦一時八刻三分刻之一卦配時有一刻二分頤晉井大畜皆五刻二分坎離震兌用事於日卦貞悔初爻之首中爻之中皆四刻一分是又卜數一法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易經并論風雨陰陽占

侯不必專取諸林漢儒林傳孟喜授易於田王孫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絶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延壽嘗從孟喜問易京房以為延壽即孟氏學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劉向校書以為諸易學說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為異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不與相同藝文志易有孟氏京房諸篇無復分異京氏書世尚有之雖陰陽家

不特災變之候論以漢儒林傳藝文志自有不可誣者諸儒黨同伐異可盡信邪延壽行事略在京房傳中舉最小黄詔聽留增秩矣其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知人見事未可以明經學士視之易林近古占書旣自可尚綴辭引類尤爾雅可喜尚其辭者於漢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諸略抄卦氣圖法著左乾道六年八月丁巳䳺林書

冬至坎上　公中孚四世　辟復初十一月　侯屯二

大夫謙五卿睽四公升四辟臨二十二月

侯小過四大夫蒙四卿益三公漸三

辟泰三正月侯需四大夫隨三卿晉四

春分震上公解二辟大壯四二月侯豫初大夫訟四

卿蠱三公革四辟夬五三月侯旅初

大夫師三卿比三公小畜初辟乾上四月

侯大有三大夫家人二卿井五

夏至離上公咸三辟姤初五月侯鼎二大夫豐五

卿渙五　公履五　辟遯二六月　侯恒三

大夫節初　卿同人三　公損三　辟否七月

侯巽上　大夫萃二　卿大畜二

秋分兌上　公賁初　辟觀四八月　侯歸妹二　大夫无妄四

卿明夷四　公困初　辟剝五九月　侯艮上

大夫既濟三　卿噬嗑五　公大過四

辟坤上十月　侯未濟三　大夫蹇四　卿頥四

唐僧一行云易孟氏章句京房本旨七略郎顗所傳

卦氣皆六日七分不以初爻相次用事惟齊天保歷依易通統軌圖自十有二節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及上爻與中氣偕終又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皆不經據孟氏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為三十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震離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易爻當日十有二中直全卦之初十有二節直全卦之中齊歷又以節在

貞氣在悔非是近世大儒司馬文正推太玄歷邵康節譜太玄圖坎離震兊氣節直卦皆同一行唯以五卦初爻相次用事從易軌云今術專本京氏用六爲法以辟卦爲局六時一卦日法以直卦爲局二刻一爻坎震離兊頤晉井大畜以分數除減半之蓋三十日三百六十時六日六百刻皆周而與易象俱終悔吝吉凶亦可直以經卦世爻爲斷

敘山海經

古山海經劉歆所上書十三篇内别五山外紀八海郭璞注集釐十八卷其十卷五山經八卷六海外二海内大荒經也五山海外經端有條緒海内大荒經汗漫有不可通者是書流傳既少今獨道藏有之又圖十卷文多闕略世有模板張僧繇畫山海經圖詳於道藏圖本然道藏所畫不出十三篇中模本畫圖有經未嘗見者按五山經山多亡軼意僧繇畫時其文尚完不然後人傳託名之不可知也不敢按据模本姑以道藏經圖參

校繕寫藏之於所傳疑有曰一曰或作之類皆郭注之
舊云一作圖作者今所存也走初讀楚辭文選陶元亮
集見其多有山海經事恨未之見憂求将二十歳方始
得之其所占山川已隨世變草木鳥獸類非久存之物
神怪荒唐之說人耳目所不到郭氏所注不能皆得其
實而上世故實可供文墨之用者前人采摘稱引略盡
則此書之垂亡僅在固宜左氏傳稱大禹鑄鼎象物以
知神姦入山林者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山海

所述不幾是也經言大川所出及舜所葬皆秦漢時郡縣又有成湯文王之事莞子之文其非先秦有夏遺書審矣劉歆集略直云伯益所記又分伯益伯翳以爲二人皆未之詳考於太史公記則漢西京書非後世之作也山海經要爲有本於古或秦漢增益之書太史公謂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至山海經禹本記所言怪物余不敢言也然哉郭氏歎道所存俗之所棄不無稱許之過要之楚辭之學在山海經爲所本君子窮神辨物此

書有不可廢者所謂臣秀即劉歆也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應光武之讖校讎之世必當王氏時也走讀漢藝文志念其書不多見此山海經雖在亦且亡矣愛之不忍捐棄故録置家藏書中

論語直解序

巧匠不世出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出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員方雖非巧

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趨理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為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顥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天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愚望之平平即之峩峩寂如其若亡歸如其若存挹而愈冲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

而參天者歟賛焉以辭猶日而裨螢鑿之竅元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至周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疑難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

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逕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駮不類乎真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無該者宜若莫如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矣六經之奥反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顧學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迄未知其趨向自

求諸巳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嵩鳥之冲霄不至必也亦唯其力之行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説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為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吾道貫一而無方老氏致虛而無極若釋氏則歸空而無物矣三者若同而偏反如霄壤之高卑孟氏於孔氏之門為有功其氣豪而辭下無聲無臭豈其然

乎比而同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讀其書而知其旨將以內參諸其心仰觀聖人之形容察其像似而自識其真偽從而為取舍焉不隨波於末流真好學者也妄意如此明者必有以別之

論語少學序

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則得之不求

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祕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淪幽渺就之而不遠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暮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

而淵灝灝而天進乎前無以從而後遂取諸右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追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强筆少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戾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書古文訓序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曰商也何為於書子夏對曰

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閒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咏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闚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覩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

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塡塡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與回謂之義自以塡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謀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昭地之博厚而䨓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

迭興海嶽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葢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㫖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廹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

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别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則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隷古定書最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説唐明皇帝更以正隷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駮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

也書序出於孔子㫖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癖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叙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序反古詩說

紹興己夘冬走初本之詩序述廣序越四歲癸未解官自東鄂始因其說而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尢之曰詩古無說今子盡掊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真古之

遺說乎抑亦未能脫於胸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沒經教汨於異端齊魯毛韓家自為說凱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而來於今又二千祀矣今之說而謂之古宜未免乎胸臆之私人之性情古猶今也可以今不如古乎求之於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加焉棄序而槩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是以戾然則反古之道又何疑為莊姜之詩不云乎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爾天命之謂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戾已記有之曰人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惡言蔽物也有已而蔽於物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初得心之正豁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殆庶幾乎

經解春秋旨要序

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名春秋春秋魯歷

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變周周正建子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天猶用夏也春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四時之序何史始官也加春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作也故凡春秋之序皆舍周之舊也曷為舍周之舊僭也僭則春秋何以為經春秋反正之經也禮易詩書始終乎正春秋紀録不正所以反之正反正以其所不正則五經之教無時而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書變常也變常則何始於隱

公疾始變也始變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於此託始焉爾奈何魯春秋之始也魯春秋之始何史始之作於諸侯也諸侯孰謂謂隱公也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也始更魯歷而為魯史諸侯之有史其周之衰乎費誓秦誓列於周書甘棠韓奕編之南雅爲在諸侯之有史也晉乘始於殤叔秦史作於文公王室之微諸侯之力政焉爾然則春秋何取於魯因也其因何因魯之史記

其春秋仲尼之志也春秋何以為仲尼之志善揚其善惡言其惡而無私焉爾何用見其善善惡惡而無私也曰直筆以書其事因事而致其離善則善惡則惡不為襃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正也春秋用襃貶為道其曰不為襃貶何也襃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者託襃貶以為傳也何託襃貶以為傳舍襃貶則無以為傳矣三傳之所為襃貶何也不知春秋也三傳何以不知春秋春秋之教治勢而不亂處羣而不黨是是非非而天下之理

歸之矣不知體要不存教法心移於毀譽而事奪於春秋則是褒貶之說亂是非之正也事辭為教春秋也攷辭而知其事因事以覲其理不能顯白而待傳以發曰晦也晦之為道傳之為經則事辭之教荒矣孟軻有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害雅五侯擅政蠻夷亂夏陪臣柄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録將以反經之正典常禮法無所與存焉正亂常而還於舊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得失謂之辭正辭

以別是非謂之事屬辭比事莫善於春秋春秋之道治亂之法也因史之僭事亂之本也事易其常莫之或止禮樂崩壞春秋見之且夫事有是非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辨人行其意其誰能有反於是列紀以著之修辭以述之會盟朝聘之作師役祠祀之行畋漁遊觀之為崩薨卒葬之禮苟失其舊無不備舉可行於當世可示於方來小人憚焉君子達焉則春秋之所用心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晉文昭其義也

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淺害深非亂是新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不累於辭所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經用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旨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為好不以棄傳為過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漢輿地圖序

輿地圖舊在御史大夫寺大夫官罷更屬大司空故圖
冠司空官名曰司空郡國輿地圖圖載郡國縣道國邑
鄉亭備之可披按也故事天子有大封建丞相大行奏
可則御史上國請名其所立國其後司空如之事在元
狩六年四月丙申丞相青翟御史大夫賀請封皇子三
王及建武十四年三月大司徒漢大司空融請封皇子
諸王奏事司馬子長褚少孫班固取之備三王世家世
祖本紀古之帝王将施疆理之政於天下者曷常不以

圖籍爲重哉是故舜釐下土厥有九共禹别九州任土作貢周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輪廣之數職方氏辨其人民材用而周知其利害土訓詔王地事司書掌之漢初丞相何先入收秦圖書高祖以此具知天下阨塞戸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用平天下諸侯嗚呼其亦重矣由漢七年長安未央宫建秦氏圖書藏石渠閣御史所掌有郡國輿地畫圖圖自漢氏爲之非出遠也語曰天爲蓋地爲輿輿地之圖

所以盡載地域經緯之數人民之衆寡土地之產財物之用皆王政之本也物有甚輕而用可重者圖籍是也周之衰也諸侯異政六王並起天子無容足之地四方號令不行焉而天下宗之號為共主者以圖籍之所存也當時强大諸侯如秦惠宋偃齊湣之屬蓋其心未嘗不欲舉三川窺周室而出圖籍矣終以不遂由諸侯知有所重而周守之嚴也及秦政以虎狼之强方世世蠶食東方諸侯其貪肆亦足以騁貪燕督亢地圖上而荆

卿之難作周秦之際取之如此其難也孝武皇帝在位漢興七十有餘年矣典司懈守故淮南王安得以按圖日夜與左吳等謀變部署兵所從入賴天子明聖以時咸服其辜然則殆矣世祖中興初王郎反河北上自薊至信都舍城樓上披輿地圖指示將軍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乃始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聖謨宏大其自謙如此宜乎平一天下化行夷貊建武二十三年匈奴地圖古莫鞬日逐王比使漢人郭衡奉

匈奴地圖地輿之内舉上圖籍矣漢元以來此爲極盛孝明封王諸子按圖以知户口多少曰朕之子安得眂先帝子章帝又以圖均諸國户口租入新息侯援之説隗囂大將楊廣曰按輿地圖天下郡國百有六奈何以其二當天下百有四然則輿地所畫其有不備者乎奈何史亡其人害於因習分率亡紀準望不立名山大川多略不載雖有麤形又非精審故如山川要塞相去不能寸數而間獨數千百里視之甚易行之甚難以至違

義失實不可考按司其籍者寧不曠敗矣哉雖然要略陳者不可罔以大綱形模具者從可彌縫其闕周秦地圖世既不可復得藏秘書者獨有漢圖輿地後將圖寫四方形勢周知其事而裨地理之闕者故當用輿地圖為本始為舉其撮以為司空序略云

漢書正異叙

右漢書正異得之武進令姚寛皆已繕寫可傳始走讀通鑑考異至京房之諫引吳越世家漢書唐本方今世

傳板本為詳恨生之晚無從啟覿既而遊蜀睹學宮所
樹毋氏石經實唐天寶諸經文字或異於今國子監刋
行本從知故書之幸而存者失真衆矣五季於今不二
百禩諸經漢史家有之紕繆尚此其多他書或止单出
者吁不可及已今諸經既從先儒舊監本出五代中朝
方後蜀之書林甫所訂為不併矣唯班漢史謌久遠自
典午渡江巳然梁武帝時劉之遴張纘到溉陸襄奉太
子教訂正鄱陽王書條異狀十事大略言漢書古本稱

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酉郎班固上其叙傳號中篇略去班彪行事云自有傳合記表志傳爲卷三十有八外戚傳次帝紀諸王次之陳項在其後其韓彭英盧吳傳叙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唯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其引令文龍驤亡省馬者又卷三十七解音釋義以助雅故今本則亡餘史不具可意而知走意固書之訛其道有二始固以古文寫本後以佐書易之篆隷之不同其訛一也自固書出漢人學以名

家師說不同傳授滋政其訛二也梁書所謂三十七卷抑傳者為之卷緫其篇褚以代簡故耳今其書亡舊矣當以顔師古注本為定如世俗模板非唯新故有異而吳蜀閩楚之傳復有大不同者走私竊病之乃幸自天得此善本姚令越博通士也家傳宋祁手校漢史具有唐南唐吳越及神宋再世所刋書間有徐鍇佘靖陳繹宋郊司馬光劉敞劉攽是正處所走喜於獲瑰寶用集略為二卷得有先後故傳居前雖梁氏舊書不可得見

於顔氏本可以爲完矣惜其不及范氏史也嘗營求補之兒曹以觀漢書可不自有别諸年月日叙

擬班固漢書序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柱史曠官簡編淪廢孝武皇帝時太史令司馬談始憑楚漢春秋記録漢事談子遷繼世爲太史令克舉舊職上自黄帝迄漢麟止整齊其事附益見聞成史記百三十篇變古編年爲本紀世家表書列傳以漢先帝繼百王之後厠秦項之列太初而下又

闕不書後世好事荐紳先生褚少孫史孝山陽城衡馮
商揚雄之屬雖頗有綴緝類多蕪短不足以繼太史公
父子之後最後劉歆書以甲乙相比號稱博洽然猶叢
脞纂録未就統紀中興茂才徐令班彪才高而好述作
乃繼采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不為世家紀傳
而已彪子固私就父業探撰前記起元高祖終於孝平
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記表志傳
凡百篇八十餘萬言咸漢遺文始就一家之作後世之

言史者皆本之遷固嘗考載籍炎黃以前尚矣爰自虞
帝作書上聯堯典仲尼約史為魯春秋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於書春秋備矣乃其古文質朴書非該贍太史公
創新記傳合事言之史班氏記録大約作太史公書祖
宗大政疏為紀人臣庶事條為傳紀之所略傳之所詳
也其有舍此録彼微辭隱義後先互見率婉而成文優
而柔之乃見其旨至若禮樂典章廢置之迹漢之所以
為漢也宜當備見首末志實書之公卿繫國安危侯王

漢藩輔也拜免歲月興亡所自不詳則漫而無所考見詳之且不勝書譜於旁行會於年表漢廷舊事細大畢舉矣顧不偉哉學士大夫讀虞夏商周之書覩其簡嚴繁縟則知四代所由廢興春秋推見至隱而事辭垂以為教班氏父子以漢文士纂述漢史其文縱以約其義簡而明曲折有容遣辭條暢猶風行水上自成文章讀之如身在漢廷雍容論議之列使人亹亹忘倦謂之良史不誣也惜其書不及竟身以幽死其八表天文志女

弟昭及扶風馬續踵成之損益次第或未能盡得彪固深旨儒者憾焉後世史官華嶠范曄追集漢中興書其文既不足以接固前史而猥排固以賤死節否正直將以自見已學顧第不深考漢書稱殺身成仁者衆矣掌書墜軼間因他事時或表見固意自有在難與单見寡聞道也善乎司馬遷之論曰孔子著春秋隱桓之際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於當世之文而罔褒諱之辭也嗚呼在遷之身亦是戾已孝武帝焚孝景今上本

紀而遷有蠶室獄户之禍固賛十二帝紀多録小善掩大疵其詳於傳出之亦足以發議者以為務飾主闕盖未足與言春秋之義不然或告固以私改國史孝明皇帝其不堪之矣故為辨說為序冠其篇端

擬漢高祖沛泗水亭碑銘序 擬郎臣固作

有漢嗣皇帝以烝烝之孝紹中興之統推祖配天無忘耆艾閱堂室而興嘆睹㫄常而永懷甲子詔書蓋聞崇德報功先王之大法也高皇帝仗策豐沛從諸侯士大

夫滅亡道秦誅項王之罪南面而君天下至於今賴之永維蕭曹諸公寮勿大猷勤勞王事權輿不一緒其勲庸功著與爲多焉昔殷之先臣胥及逸勤而與從先王之享君牙祖父以服勞王家而紀於周之太常朕惟十八侯之功勞輔成漢業不在殷周之後祠於侯國而無列於祖宗之廟朕甚慊之其令沛郡太守下豐令即泗水亭高原廟爲十八侯位祠庭下如其倫郎班固其銘勲伐附著亭碑之後以增光我高祖之烈昭示來世永

永亡窮稱朕意焉郎臣固奏陛下無忘舊勲序次十八
侯位於高原廟且欲贊述其事而命臣固為之銘甚盛
德也臣愚何足以知高祖之聖其一時輔佐類皆出人
之傑又多臣固凡庸之所不識臣固謹議高祖起泗上
亭長不階寸土持三尺劍芟薙刬暴五年而建萬世無
疆之業此二帝三王所不及而高祖乃優之功烈冠古
昔造化侔天地十八侯起身微賤攀龍鱗附驥尾名書
鐘鼎以成封侯之事其功庸知計皆已暴白於天下十

八侯位次用昭顯我漢元得人之盛遠追唐虞之十六相周十亂臣焉臣聞泗水舊亭漢初築宮其上跨臨清泗起石梁門闕高祖十二年冬已擊黥布還置酒沛宮悉會故人父老上為擊筑興故鄉之感歌三侯之章發沛中兒百二十人習歌之上曰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思沛故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以沛宮為高原廟教歌僮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人為員世祖建武五年七月丁丑幸沛祠原廟孝章章和元年南廵狩遣使者奉祠

著令祠官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稱漢使者侍祀歲以為常惟原廟實高帝神靈所舍前世奉祠蠲潔如此孝孫承承紹述先志有嚴有肅無荒無斁竊意故人父老宿相遊從而高祖念之至興悲惻十八侯所與共定天下也君臣之際相與之樂夫豈故人父老之流高祖之堂乃不在配饗之列佚文墜禮及陛下而後定追原所自不忘本起此豈無待而然哉臣雖少文敢不奉詔謹如周公頌武吉甫歌宣為泗水亭碑少揚高祖聖神之德

而銘先正元侯之功惟其次曰酇侯蕭何舞陽侯樊噲留侯張良絳侯周勃平陽侯曹參户牖侯陳平南宫侯張敖曲陽侯酈商頴陽侯靳歙安國侯王陵襄成侯紀成棘津侯陳武曲成侯蟲達汾陽侯周昌清陽侯王吸皆有銘其餘功臣如魯侯奚涓廣平侯薛歐陽都侯丁復繼雖登位十八與前十八侯國名位次時有更易升降是皆後來之舉或吕后所定非高祖之故也兹不復叙郎臣固昧死上

漢中興頌序 擬賈逵作

敘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天傾冐震大盜席椒庭之寵竊位梘之重託伊周之事行羿浞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帷幄而國命移矣於是乾坤易位攝提亡紀九州同乎淪墊上帝被其誣罔神怒人怨菑害並興尚且嚚嚚然謞謞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為山川鬼神可用矯僞欺而狙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之統捕逐不道名

著圖籙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墜於地哀矜黨老之為匪民而為請命於天乃龍翔白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宏度濶達列宿為之指使風雲由其翕合瓦飛豹栗而兕徒填壑賊臣授首雖軒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僇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披赤心恢大略神謀睿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答根柢河渚拯塗三輔摧亡堅陣剪亡勁敵待降不死嬰鋒隕墜萬方徯后九服懷仁由是龍戰莫之敢校虵豕亡所與

食銅馬赤眉大槍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
坌坌昏州闇野揮汗則晴天零雨掊飲則河水絶流既
乃喪元折首投甲山齊水釋春融扶服奔亡之不暇故
在位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屬謂武
功不可以為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動亡過事自
致丕平復三十而稅一絡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
化行蠻貊於皇遐哉其不階尺土除新之暴高祖之業
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岱岳建

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威信北狄孝宣之治也上皆兼而有之至徳大業信可因三成四襲五為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加哉聖上下武烝烝適追來孝纂述先帝故事以紹前紀聖作明述綽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東平以本紀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覩兹盛制情動於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聲韻鐘石文成韶夏雖公旦穆清之什咎繇屢省之歌無以多讓所謂形容盛徳

可以告諸神明者頌有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猥云文似相如揚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逵披服聖訓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昧學面墻欽奉明詔思自罄竭以稱上心而敏愧食時名非多識臣逵死罪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措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箋傳臣雖不敏亦欲以通釋善頌同漢詩之文於大雅之訓故惟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賢王之撰顧不足以發揚

萬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間識慮淺陜適為詆誣感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書郎臣逵上

香奩集叙

韓偓香奩集二卷蜀本詩一百一篇京本詩賦二篇詩一百七篇曲調二章秘閣本同亡詩十篇三家篇什相糅莒差次不倫以雠比除複重定著賦詩曲詞一百十二以朱墨辨閣京本皆已刊正可傳偓字致堯唐翰林

學士承旨朱全忠頵命吕偓行禮爲簡傲放外以死事見唐傳曰字致光者譌也偓爲詩有情致形容能出人意表有集二卷其一此書晉相和凝亦嘗著香奩集皆委巷艷詞猥褻不可示兒時已有曲子相公之號沈括筆談著論乃以是爲凝書陳正敏爲辨之設二事以驗謂吳融集有和致光無題詩二與香奩詩韻正同而此集序中正載其事一也向嘗於偓裔垌所見偓親書所作詩卷其臯娜春晝多情等篇多出卷中二也偓富才

情詞致婉麗固非凝及而北夢瑣言載凝小詞布於汴洛作相之後收拾焚毀則凝之集乃浮艷小詞安得遂以香奩為凝作走謂正敏辯得矣傳稱凝嘗自刊已集為板本而特謂香奩集不行於時行不行在凝則此集為可知也況詩與詞曲固有不言之辨其詩有歧下作者而凝未嘗在岐江表志王延彬子繼士與偓子寅亮幼日通家寅亮母尼即薦福院講筵偶見又別者也今詩亦在此什則斯集也為偓語可不疑夫人之著書上

世猶不免沿襲春秋大典亦有十數家書學者不究謂何泛以名取則晏吕之傳為孔氏之經矣以凝艷曲歸偓集者不幾於此乎信筆談者雖甚或於此必自有辨

年月日敘

李長吉詩集序

右李長吉詩集四卷蜀本會稽姚氏本皆二百十九篇宣城本二百四十二篇蜀本不知所從來姚氏本出秘閣宣城本出賀鑄方回家凡集三家以讎比正舛譌槩

之杜牧之敘宣城本多羨詩十九蜀姚氏本少亡詩四
今定詩從宣城本從蜀疏其異同於下著姚氏本於上
大校宣城本不逺蜀姚氏本最為審訂皆已刋正可傳
長吉名賀唐宗室子也本書有傳其小傳出李商隱悉
已暴白行事蓋不必言長吉諱父嬀名不舉進士雖過
中道然其蔑富貴達人倫不以時之貴尚蔕芥乎方寸
其於末世顧不可以厚風俗美教化哉其詩著矣上世
或譏以傷艷走竊謂不然世固有若輕而甚重者長吉

詩是也他人之詩不失之粗則失之俗要不可謂詩人之詩長吉無是病也其輕颸纖麗蓋能自成一家如金玉錦繡輝煥白日雖難以樂療寒饑終不以是故不為世實其詩當無日不賦而傳者秖此何則長吉慵次已作友朋率蚤死故録偺亡遺詩李藩嘗集之從其外兄求益授之既久求之不復謾曰長吉素易我我銜憤次骨得其文輒投坑圂那復有詩是必設辭拒藩非實有此遺詩終以不見豈天受寶故耶小傳之說誕矣學者

已不盡信近世任信臣者又記書仙事實之仙者慶歷中長安女娼曹文姬也頴而工書名以藝得睹朱衣吏持篆玉示曰帝使李賀記白玉樓竟召而寫之琬琰家人曰賀死歲三百矣烏有是文姬曰是非若所知也世載三百仙家猶頃刻然乃拜命更衣飈然飛去走稽於傳賀不聞於記事有所長且以落筆章成見稱前史白玉谿子固已記白玉樓事逮文姬更記三百天家日月雖長其敏速尚何道信天有帝王羲之輩皆已亡固不

乏工書之臣何待此文姬者文人設辭指事殆寓言乎
走懼其汚長吉故爲辨明年月日叙

叙十國紀年

右劉恕吳史六卷唐史六卷蜀史七卷後蜀史六卷吳越史四卷閩史三卷漢史二卷楚史三卷荆南史一卷北漢史二卷凡十國紀年四十卷以亂世記注知之者少故文多舛錯差次不倫以校讎是正曉然而闕其所不可知爲繕寫始可讀初唐以方鎮理天下王政之去

自此始自黄巢儌擾藩鎮歸於奸雄尺地一民非復唐有天子獨抱虛器寄身亡所逮朱梁篡弑五代迭興於是遯者王强者帝跨淮涉隴為吳蜀吳越閩漢楚荆之國既而後唐舉蜀孟氏奄其地有之唐氏篡吳兼閩楚而不能保周初太原别為北漢通數十國與七代相終始本末百年神宋龍興然後平一夫亂極而判已離而合天下之常勢古今之所同然者十國之主類無深謀遠略其守臣節奉王貢者絶不知齊桓晉文之事僭帝

空名亦非復湯文之舉齷齪自保偷安一時輔導之臣皆斗筲小器亡通知王伯大略以致主安民者至其興亡之迹理亂之源行事之是非謀猷之得失與夫逸民節士良吏正臣之行已僭叛小人之狂妄承唐接宋有不可得而没者舊書國自為例滮漫雜蕪而不可稽攷治平中知制誥路振始志九國成一家書惜其得書未備疏略者多荆南一篇闕而不録御史張唐英補志北楚書稍就完恕名有良史之才留心著述嘗從文正司

馬公學與修資治通鑑紬繹館殿書未闕之書於是裒集衆家參諸野記纂修斤削以就此編腹笥未傳卧疾云殆其子居外恕書趣以歸曰吾忍死相待即床下口授傳之始恕欲為十國百官方鎮表年未就而卒紀年有文正公序范公淳夫為恕墓表黄公魯直誌其遷葬其言行舉矣是書蓋一世奇作其叙事微而贍簡而詳疏而有旨質而不蕪廣博辭文賢於國志舊史遠甚然而牽於多愛泛取兼收瑣務中人尚多誌載至其書法

端不俟後言而見恕萬年人也字道源先文正公卒文正公相表官其一子初文正公以道學講明洛下恕居門弟子首列雖嘗第進士終不一去師席使壽而及於元祐其立朝誠節必亡愧諸公矣不幸而夭可為慨嘆紀年故書無録第其篇目如上

十國紀年通譜序

事明於一疑於衆舉其類則疑者明三代以前萬國分治書之典誥何其明且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

同倫萬國之政繫於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下之禮明中外之治均比户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臣何所記脩律度衡量然猶未免於時狩而同之也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於諸侯正朔不稟於京師國異政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為十二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攷見焉漢世宗紀年建元為國家者循以為故時移世變自為聲教者往往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

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類曷舉其疑十國判於唐衰一於天宋中更五代時並異書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以為病劉恕紀年載述假日名甲子繫之年舉衆明疑一其類矣至於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為之旁行譜繫列其歲紀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唐改元天祐而蜀猶以天復名通譜之書從此而斷迄於平晉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别用通譜於左方

武昌土俗編序

武昌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為州進而督藩降而邑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多因時而革者雖邑之父老間或不忘其故它州攷古之士將無所稽據焉仲謀陶庾之風聲幾何而不泯也不有書志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見中更俶擾並與圖經而失之近縣令唐時顔遺墜之罔收倩故家子雷棊追録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四三謬謬不倫比比而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前修來者斯問端

俔不對負愧多矣儒行履方以知地里况令長之職官乎故走本記搜圖旁求稗説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土風成武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開卷畧舉以代煩言為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於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吾豈敢

書武昌土俗編叙

武昌土俗編鋟木於紹興壬午走既才庸學寡加縣出

兵荒餘燼無藏書以攷閲往事士非耆舊無所質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説草創編袟垂被代而出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不及著其間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者一書之内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目求取正於當來唯乃仁人矜此愚昧摘瑕補過易視聽於傳疑使走不以此為妄人乃朝夕庶幾焉者六月庚午書於�鄉書舍

序輥彈漏刻

輥弾漏刻始於唐僧文誥行於中軍其制度在十國紀
年簡略不可稽據走官東鄂始於戍將得之其制為二
尺屏風縱横正等以七尺五寸之竹通中交解而四截
之斜倚屏中隱其機括蓋以銅華菡萏承以芙蕖為銅
弾十有二銖者十珠投其一於菡萏歴筩道四折而下
墮芙蕖中其聲鏗焉以次發其九弾屏上列牌為識凡
二十牌盡十弾而轉一牌牌盡而復則書其數於紙一
刻為一牌十二牌六十復而晝夜均十二分之每一時

而牌五復晝八刻三分之一總十二時而百刻之數晝五夜更漏去旦暮漏五刻夏至夜短極每皷牌四復餘一牌有六彈籌閱牌十六餘三彈而差強夜漏漸長每增一刻則籌加五彈而弱累增一彈每鼓為二牌餘四彈冬至晝短極每鼓牌六復餘九牌有六彈籌閱牌二十有五餘九彈而差強此其要略也紀年鼓百二十發為一刻與今屏漏正同其言輥竹三丈二尺而發一鼓其長已甚將紀年承舊史之誤抑文誥所造於今有平

易徑急之殊哉要之徑急者其發多平易者其行緩舊法增今二十四尺十五寸而皆百有二十發前史之誤可以無疑在易乾象有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後之釋者以為勉强之强而不知天道之自然夫天道之自然日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人得候其晷以測天常之為道也至矣今之為晷漏者其法有四一曰銅壺曰香篆曰圭表曰輥彈銅壺一家復有數器為器雖異所以占天一也在銅壺則有沓氷遲疾之誤在香

篆則有麤細燥濕之殊在圭表則有雨暘蚤暮之差戾均所不免人能揔之唯謹而器無爽忒之事者惟輥弾為然輥弾以二尺之屏一丸之弾仰占天道而造次所持行之一人見之於用自强不息與天為徒君子終日乾乾斯其意矣走竒其物小而可重也將廣其傳於世故為序之云

送甄雲卿赴西宫學官序

道家者流有金丹之術走初未之學謂如漢方士說煮

丹砂為黄金則可以致神仙其語信荒唐問於道學之老人老人曰金丹謂内藥也鍊神與氣毋以外物傷吾内則大藥可就而大仙可致化人之祛可執老聃之舌可咋洪崖之肩可拍矣走矍然曰是在吾術内但異名耳孟軻養浩然之氣四十而不動心尚論於古之人此仲尼所以告曾子曾子語單離居者安得通方之士與之共論此術哉雲卿念八兒以易名家壯歲取科甲聲名藉藉在人耳目閒一時公卿大人見之無不傾挹仕

不輒偶一鄉之士類無得而親疎者走罷鄂陵長始獲交於雲卿出原丹一篇葢是說也從此與之交孰知其為人自處之高風斯在下道心内切罔象曷求焉是固雲卿所長要亦為雲卿累雲卿教國冑子分職在閩中騰達飛黄必自玆發也居貧抗手曾不能為黄金以贍其行甞聞閩多古書道家之藏為甚富雲卿尚友今之君子豈皆不足與於斯乎雲卿志抗浮雲氣充天地持其志無暴其氣日益日損神氣有不充邪吾意其必且

夢周公騎箕尾矣以道之腴治已以土苴治天下雲卿知必進於是也走細人也學不能造乎道而渾沌之眉儵忽之竅所以喪吾真者日勃谿於方寸輔仁者去則金丹何冀焉雲卿老於詩文走不可以雷門布鼓序意惜别又將以已之所甚難者責望吾雲卿云

賈氏家譜序

邵武賈麟之始以進士高第試主武昌簿領適走假令兹邑獲親炙其議論麟之問學有淵奥走既賢之逮升

堂拜其母氏知其聚指過百家不至豐殖教撫族父之孤甚至走益知其内行蓋學士大夫之卓然者然亦未知其所自得它日麟之攝事郡府以文字出入諸臺閣奏記之叢日不暇給倏然以一編書寄走尺牘將之曰家諜尚矣近世於此殊略吾不忍也蓋嘗譜吾繫姓皆有所示公其為我叙之矍然曰麟之知所本矣其可以辭為略書氏姓之說冠諸篇首曰姓性也分於天而判於人者也是故序昭穆别宗祧非姓曷以明族類正人

倫非姓曷自會生齒治百官非姓曷得蟠天錯地振古而今措之中夏而準措之夷狄而準一定而不可易者姓性為然先王因生以賜姓因官以命族由之此道矣後世生類益夥因土著以明族望古今異道其為教本一而已晉喪析民始遷僑舊旣南安於土斷魏更官氏華族是同南則王謝朱張北則崔盧李趙雖曰喧闐是競辨族之意猶謹也考唐宰相世系林氏姓纂譜繫之學猶班班馬五代王十國判義養咸宗姓淪人知其所

自生蓋千一矣記有之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世譜之作所以知族姓明祖禰之所從生也可不重哉麟之知之矣譜其得姓之始氏族之判次其宗望有本有末信以傳信百世之學也不知則闕不敢誣其祖矣麟之之為是書也上不敢誣其祖下將傳之百世不知本者能之乎漢之車公唐之貟氏百世之上烏知此道哉諜曰應者乃麟之欲知其人觀其譜

浪語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浪語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求枋遠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浪語集卷三十一

宋 薛季宣 撰

記

未央宫記

丞相酇侯臣何昧死再拜言皇帝陛下陛下從天下義兵誅亡道秦西都關中以根本制枝葉天下幸甚京師諸夏之父母也要令四方諸侯知有所法今咸陽遺頋

氏殘滅之後堂殿泯毀櫟陽長樂承秦故雖靡敝一時之制非法度之宫也臣不勝大願昧死請陛下詔有司度長安地作天子之宫曰未央為漢家建萬世亡窮之業臣何昧死再拜以聞制曰可尚書令下御史將作按地圖以詔書從事丞相裁處其宜太卜卜筮并吉七年初作宫長安因龍首山以抗前殿東西五十丈南北十五丈其高三丈五尺殿北營宣室殿為帝者之正處掖庭宫在其内有漸臺以供眺望曲臺殿石渠天禄麒麟

三閣藏先代典籍及名臣勲著承明殿廬爲文儒著作之地織室暴室凌室爲織文染練藏氷之所其外周廬環列繳以徼道宫垣有闕門二正北端門曰玄武闕其東蒼龍闕四面設公車司馬典受四方章奏立太倉武庫所以儲國用謹兵防也宫周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跡山以爲臺殿不假版築高出長安城其二月上自平城至見長安宫室壯麗怒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歳成敗未可知是何宫室過度也丞相何曰天下未定故可

因以就宫室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悦即自櫟陽徙都長安九年十月未央宫成上朝諸侯王置酒前殿上為太上皇壽曰始者大人常以臣不如仲能治産業今臣之業孰與仲多殿上皆稱萬歲自古帝王興建都邑未甞不為子孫久長經遠之度是故詒遠莫若儉禹都安邑湯作亳從先王居周文武作都豐鎬周公營洛邑其始未甞不畀宫室謹法度降及後世瑶臺瓊室興焉且富不期驕人情

好泰侈大生于安逸此理勢然也作法于儉其弊猶奢以奢示人而謂子孫不吾加者丞相之計豈不疎哉豈不疎哉抑嘗聞先生長者言高祖項羽皆楚人也漢始都洛五年夏上感留侯良奉春君敬說即日駕之關中居櫟陽其秋擊燕王荼六年取楚王信七年征韓王信上皆行幸關東至洛陽初項羽既燒秦宫室或勸羽自王關中項王見秦宫室皆已燒殘破心思東歸高祖雖居關中自言遊子悲故鄉吾萬歲後䰟魄猶樂思沛蓋

其心未嘗一日不在東也酇侯作宮宏侈因貳以濟殆託辭決定都之計者哉雖然猶有憾焉令何稍知古今畧法先王而通其變以安上志高祖樂于從善使後嗣知所準則可亡奢侈之弊且高祖以漢太祖而猶出言誇大何法宮乃復窮奢極靡子孫安取制哉其後孝武帝新作宮殿孝成帝興建昭陽土木被金珠樞桷加文鏤增高極于雲漢窮幽達于泉壤侈過寰宇超越振古財用殫竭于上人力困窮于下其視孝文皇帝惜百金費

罷營露臺遠矣初未央宫世世增廣有臺殿四十三池十三山六其臺殿三十二池十二山五在外餘在後宫門闥中外凡九十五而掖庭有月影臺雲光九華鳴鸞三殿開襟閣臨池觀不在簿籍成帝又增後宫八區爲内殿十四宫城開拓後至二十八里宫館益盛而漢業衰矣詩曰商邑翼翼四方是極高祖有焉又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孝文皇帝近之矣臣愚學不足以通古今之志顧何以書漢先帝積累之業惟以列職太史典司

著述敢效周書明堂作洛謹眛死記未央宮興治本末如上

未央宮亦曰紫微宮

殿前殿 承明 宣室 武臺 麒麟 壽成 溫室 萬歲 金華 廣明 清涼亦曰清室 延 永延 東明 壽安 飛雨 平就 通光 宣德 曲臺 白虎 四車 宣明 玉堂亦曰玉堂 白 含章 長年 神仙 見德 昆德 延年 神明 高門亦曰門宮 高 溫調 敬法有法閣敬 朱雀 龍興

右三十五殿在外 按漢宮殿疏溫室在長樂宮漢宮闕記班固西都賦在未央宮

三輔黃圖後二宮皆有温室玉堂漢書在建章宮三輔黃圖未央建章宮皆有玉堂而建章宮自在

内

殿

椒房　昭陽　飛翔　增城　合驩
蘭林　披香　鳳凰　鴛鸞　安處
常寧　茝若　椒風
發越　蕙草　鉤弋

右十六殿在後宮掖庭 按鉤弋殿與鉤弋宮名同三輔黃圖宮別在直門南又成帝於後宮八區又增至十四殿而椒房鉤弋二殿不在數中未詳

堂　朱鳥　畫堂
室　非常　暴室
閣　宣室　天祿
石渠　增盤
麒麟

臺　玉臺　通靈　果臺　蘭臺　鉤弋　漸臺
觀　甲觀

山　東山　西山皆有臺　田　弄田　倉　太倉

門　四面公車　司馬　金馬　青瑣　作室　閶闔

闕　玄武　蒼龍　白虎　嶢闕　屬車　庫　武庫

府　靈臺　内府　署　内謁者　虎威　宦者　章溝　鉤盾

獄　掖庭　廄　未央　長樂　承華　騎馬　路軨　亦名輅軨　大馬

圈　彘圈　虎圈

右未央宫室之雜出于傳記史籍者附記于上亡者闕之其制度為不足取皆畧而不書

岐陽石鼓記有序

岐陽石鼓十在鳳翔天興山阿唐鄭餘慶節度鳳翔移置文宣王廟唐哀亡其一鼓皇祐四年司馬待制池知鳳翔日使向傅師求之于外偶之田舍覩春粱石臼有文察之鼓也向既易以他臼于是十鼓復完其文刻鼓扛間皆大篆唐時書畫尚備自杜甫韓愈韋應物葢已歎其不無闕劃及今歷年四百而文漫滅過半其書之可辨者十鼓凡四百四十有九字中有複字十六總

四百六十有五字其丙鼓五句左驂旛旛右驂騝騝我以躋于原麋豕孑疑孔字庶麀鹿雉兎丁鼓二句鑾車華敕貞弓孔碩戊鼓八句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有鱮有鯿其翊孔庶其漁維何維鱮維鱮何以貫之維楊及柳辛鼓十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駐君子員獵員獵員遊麀鹿速速君子之求也囱弓茲以時我其特其來癸鼓二句載西載北勿奄勿伐

凡一百十有一言可讀其餘字畫高古文義嚴密又多刓剝不可訓知孜唐貞觀時吏部侍郎蘇勗記元和吏部侍郎韓愈天寶工部員外郎杜甫蘇州刺史韋應物歌近樂學士史太平寰宇記歐陽參政修集古目録梅

都官詢蘇侍讀軾蘇黄門轍詩王學士犖手記皆稱鼓文為史籒書周宣王時物也唐人之善書者如虞世南褚遂良歐陽詢共稱其書古妙韋應物以為李斯嶧山之罘刻字比之懸隔而歐陽公亦謂書非史籒不能作徒以文細刻淺而傳久遠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畧不道且不見録于隋志以為可疑者三又謂韋稱宣王以文王之鼓刻之以韓言宣王之自銘為信公豈未之思也刻文埋没後見者多矣摸搨既衆其壊亦速王

學士言鼓以頑石故能獨久然唐及今不六百歲而謂闕巳半鼓為唐岀可以無疑皇矣歌文王居岐之陽令鼓適在岐下車攻列于小雅亦為宣王之詩以為鼓出二王不為無據走謂考文覩古當取其最近者從之獵而肆兵周之政禮然爾至于時王甚盛之舉若禹有塗山之會啓有鈞臺之享者事獨昭于當代得以特書成王岐陽之蒐亦其事也銘功金石古之銘識實然歐陽言章意失之要亦宣王復成王之

政而爲之銘鼓爾走既爲之論說重爲追記之云

禮重制器能銘夫銘自名也自名其先之令德勳之彝器而以傳世詒後孝子孝孫之事也夫人莫不有美銘稱其美義之盡孝之至也惟賢者而後能銘銘必有當也岐陽之蒐其周禮之盛歟昔者周王文武繼夏商而有天下成王幼續二王之末業三監及淮夷叛王既踐奄還歸豐鎬用大蒐于岐陽名六事合諸侯作六師程文服而簡車徒焉是納民于軌則以毋忘武備禮之

大者也大禮之備由成王始也鼎銘夏也盤銘商也几杖研席皆有銘周也先王之所以昭德垂訓也石鼓以銘先王之道宣王復古之蹟也大蒐之禮比年而講不煩而就事也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師執鼙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所以辨等威而嚴節制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必有事閑之不可踰也置茀絕設望表蠻夷守燎不與于盟重夏也仁義之尚勇力之賤示之以

好惡也射御之節禽獲之獻禮以行之義以成之大蒐
之偹禮也禮備而銘于鼓象事也鼓于五聲無當焉而
五聲弗得不和爲鼓而銘尚其和也堅石無文磷之虞
也十也者盈數也不顯之爲德有聞之爲聲先王之範
後王之則也是故紀勳烈永聲名者莫尚乎銘道古今
會名物者莫詳乎篆漠焉無眹混焉無形品物昭章天
籟斯應者銘詩之著也遊龍攫天三辰下燭煇光磅礴
萬物咸章篆畫之工也非宣王無以銘成王之烈非史

籀無以通宣王之志一舉而兼得之也惟石鼓然哉君子曰備禮者其惟成王乎能明文王之道成武王之伐以周公為之相以史佚司其禮農隙講事百度修舉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君子曰善繼者其惟宣王乎收汾王之墜緒遵成王之舊禮修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天下喜于王化復行周室中興焉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史

蘊通九代之書明一王之法損益兢一家之學用同天下之文宣王之心成王之式銘之鼓石而法垂于後世四方達焉無疆述焉可謂上下察矣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使媚于庶人

得欽崇豆記

欽崇豆失其所從自博五寸深一寸有半首髙三寸足

高不知有幾銘十有五字皆古文蓋商器也湯既伐夏
受天命制禮器而豆作焉故其銘曰帝欽崇元祀作豆佳
旅其典神天于永帝者商王別號祀其年稱旅古祭名
欽崇警戒之辭也惟我祖左相之誥湯曰欽崇天道永
保天命令銘文有之夫為器者必冶金鎔乃鑄鏤即是
數端而驗必湯器矣傳稱湯之盤銘曰德日新而此云
欽崇典神天于永起居之戒交儆君臣覩古人之立言
靡或不根于道人乃睹物思敬非心將安自生嗚呼美

矣夫物之得喪信有不偶然者湯有天下吾祖實左右
之同功阿衡于今三千有餘載旦隱而復出乃歸于走
家昔郤伯在周王人之良耳聽訟一時之事何與人憩
止甘棠猶不忍伐況此商之餘器吾祖有言勒焉雖其
足不具完可不為家寶也後之孫子其觀器思人毋忘
乃祖之忠勤而背夫著戒之意則斯器也分典于家為
不忝紹興強圉赤奮若二十有七年冬辜月二十有二
日甲甲商左相末孫孝宣得旦于延陵謹齋心而為之

記

記漢尚方劍

漢尚方劍銘曰陽朔元年二月甲辰尚方鐵工臣某作紹興壬申歳走管荆州機宼時圍大治竹簡地有得玉裘劍具還其主者走疑劍在宼令尋訪果得之按陽朔成帝紀年尚方漢工官也漢法常以月食時鑄劍供天子服用當時器物多以小篆勒銘此劍鍛鍊成之皆隸字為可疑者然漢靈器鮑氏鐙銘盡漢西京隸刻此銘

字法高古且劍匣之不銹非今人所能為也王莽解劍佩玉璏賜新都侯相可徵玉裦具劍漢世侯王之所通服朱雲借成帝尚方斬馬劍佞臣張禹亦可以想知當時尚方作劍之利是劍雖非成帝服御要亦斬馬類也走初買劍以同幕李子都文剛正好古學知漢隸出使驗視子都彈劍咤曰此劍可以陸斬牛馬如安昌侯者鄙夫陸陸何用盡吾刃乎今屈指十七年子都隔在泉壤撫劍銷黯視几案間所用銅雀臺甬尾舊研亦子

都見遺淚涕露臆拾其遺言作記

新作祭器記

有國之制祠事覃于縣者六春秋用事者二歲凡七祭孔子在廟社稷風師雨師雷師在壇勾芒氏為位著為令甲令長主之齋潔以祠神答如響俎豆尊罍必有物交于神明必有道肇自干戈搶攘隊禮相循郡縣祠神褻器而已聲容文物非復舊章君子以禮先民無大于此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

哉玉帛鐘鼓之器是豈禮樂之正與禮樂之情斯焉有取釋是而觀禮樂吾不知之矣是則豆籩簠簋之用果不可虛于以備物致材振修逸典攷文制器合法應圖銘諸俎而為之記辭曰惟皇帝紹興三十有一年某月甲子武昌之長臣昧末區東薛某祇顯相寅恭祀事率時國典作于茲下邑禮神洗一尊一罍一皆有勺簠簋十籩二十豆二十有六爵二十坫十有二俎六盤二甒四篚四用實嘉薦以享以祠將永實爾後人典祀無疆

其釆粤以中秋釋奠于先師孔子用充庭實春秋之禮徧于羣祀爼豆有列酌獻有儀我不敢知神之肸蠁然神如在其庶幾乎周文公之頌云籩豆有踐孔子曰爼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古之君子修禮于廟堂之上而德教加于百姓普天之下無思不服萬世圖攷其遺法不敢一日而廢豈他道哉旨必有在君子于是乎觀禮禮將不外是矣

吳太皇帝廟遷造記

今皇帝即位之始年制詔中書樞密以太尉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成閔為京西湖北路招撫使俾擇地形便置鎮戍守太尉臣閔奏武昌吳孫氏都會際江中流居光蔡之衝實為江浙外蔽地饒水草便于輸運宿兵當有根據臣謂出師戍之宜遴奕軍統制軍馬臣王公述世將家沈鷙有方畧可任以重請以其軍先事戍武昌事聞召對某殿命坐從容論幾事合旨厚賜而遣之時某假令武昌為列壁于灌嬰之故壘壘南有安樂宫故

址即之以為射場中場有吳太帝祠久廢弗治僅存蝸舍廟貌傾頹王公好學知古今常慨然有廓清中原之志乃飭士馬礪戈兵必以身先之不憚勞力士亦便安其政師律以和既而歸功于神曰斯吳之舊壁也我仍其故師安焉豈太帝神靈陰隲我啟樂制置得宜所致然哉且人一飲一食當知所自思其人猶愛其木可居其地而不知經始者乎且神祠在吾射場飛矢日流于右雖在神無射于我安乎于是即宫址埔求爽塏之地

而奉神其上雖祠房函丈而棟宇深嚴自一階除一窗戸以至奉祠之具靡不親為料理求所以為堅固永久者又作下舍居祝俾供灑掃之事曰斯可數十歲矣若夫斥廣修增壯則有俟乎後之人寢成屬走為題其榜且書其事走按祭法法施于民則祀之惟太帝經理是都為令成憲且其功烈實有加于武昌之民祠于武昌合乎祀典而王公不忘太帝之烈走知其事上必忠視新廟之規模知其器度宏遠私喜朝廷任寄之得在太

尉公為知人勉為濡毫而又鑱銘于石銘曰

泰山蒼蒼楚江環回神所安兮熊羆鼓鼙經營洛師有前規兮奕奕其宮肅肅其祠誠感至兮椒酒蕉漿牢肥黍香永無終兮

忠顯王廟復薛夫人像記

走讀五代雜説于周世宗知劉衛王之闕弓命中徙座當之謂有英主之畧衛王識天命之有在至于投弓折矢而氣不為少挫見其忠臣之誼薛夫人割子之愛不

以汙劉氏之門卒斬成喪慥慥乎士君子之行賢德參會並行不悖遠眎牧野首山之處孰謂衰世之無人哉初衞王死節壽春世宗追詔崇奬有曰姓名忠于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朕之南伐得爾爲多復壽之忠正軍曰以彰君之節唐元宗尊寵封爵而酹之曰神而有知受吾命邪歆周惠邪其夕夢王拜庭下若奉詔然嗚呼王之忠昭昭矣世宗仇也爲之褒稱動色元宗君也至死知之不盡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祗相

萬此仁人志士所以起莫知之歎也五代詎今已遠故老無存惟王城守之勤事多遺落至其死官之烈周典實大書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若薛夫人之懿姓氏不聞于人稗官事班班焉以故知之者鮮走嘗謂天性之愛在古壯夫烈士有大義不能奪者以霍將軍之忠斷于此不能無憾夫人滅親之地其處之綽綽然申令軍門有以嚴閨閫之制退而成服不失母子之至情士君子之中庸夫人幾是矣名不昭于當世豈不傷乎走嘗

追緝五代遺書恨不得夫人之姓夏初將命賑荒驅馳淮右覽隱城之延壁眺御砦之故山既已懷古思人拜王之祠得夫人之姓于麗牲之石其有獲于我心者至矣尚恨新祠之作夫人之像設不與存焉屬郡將高公以忠臣子世不忘君受知出守韋皋邂逅因以其事語之公甫下車以奉安告且屬走記其事走不得辭媿不能文直書其意而已高公夔其名也觀公政之先後可以知其志之所立云乾道壬辰下元記

克齋前記

克齋之故名曰損齋損齋損私之齋也仲尼稱克己復禮為仁老氏謂為道日損人雖不同言理不异今夫人之生也涵虛而無體曰命通一而無方曰性命不易也性不遠也物其故有也道亦其故有也耳目為聞見奪心志為利欲移然後私意萌公義隱迷惑失道貫習為常其故有盡亡于是為小人伍往而不返則將與䖍走俱日遠于人遂不可求諸人域收心正性故聖人貴焉

今人病之切身孰不務亟其去習非害性之為人患不切于病乎人知病而不知非聖人于是乎不作仲尼展跖其元顧不同邪仲尼貫一以明之道師表乎萬世跖也違之不悟天下號名大愚猶之水然清明自其本性埃塵渾之以濁本性固存定而澄之則為清明也于其元奚辨人能去惡以復性又何讓于聖人哉皆知弗為者非他私奪之也走生二十有三年矣日聞道于聖人之書然臨事輒失其情益知勝私之不可不務是以攷

之大易取損卦以名書堂曰損齋以爲居處期將齋心窒欲反本歸仁日革非心庶乎盡于此生也損益盛衰之始敢即以銘之

儼若思齋記 并銘

混焉曰太極形而爲兩儀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布列森羅罔知攸究向之所謂太極者宜若亡而故存故能化物無迹觸感唯應孰知其所以然非至靜曷能與于此夫人之爲物萬物之靈也頭足具天地之象知識出事

物之表誰使之然有道主于內也昧者不固其本疲精神而它求孜孜焉汲汲焉唯恐或遺遺而遺之日多患于忤物而于物益忤此無它不知所以用之不能盡已以盡物也聖人傳心之要宜有它哉亦惟吾之故有是歸是體而已吾夫行父子東子所謂養其大者之人也以爲道不遠物萬物宜異于人必欲周知物情没齒將恐不既莫若反求諸已即聖人毋不敬之語行之自誠而明將以盡其性合德于太極安居壞室寂寂窮年外則

淵如塊如不言不笑雖記云如齋如尸殆無以異非唯
此也亦能處衆于喧閧之中雖撓之萬端卒莫以動
其靜比其言也復無遠于物情使遇主而見之施為將
見其有不言而化者矣嘗以其事告曰禮始毋不敬儼
若思安定辭而後安民哉蓋本于正心也心正乃靜靜
而定則浩然之氣為吾體體此則心烏乎動道烏乎加
死且不移況于小屑利害以之窮理理不吾畔以之推
物物將焉潛故古人務在至誠治入其餘事耳我欲事

斯語勿失用名書堂曰儼若思齋子幸為我記之走于行爻為知已不可以辭即叙其語而為之記夫齋之為言齊也謂齊其心志也心志一而無適則太極不遠物動靜無或遺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無為而為莫能臻無思而思亦莫造雖一身至尠大而天地不我過與夫馳神于外物役其志者可同年語哉然其狀則幾是曰儼若思齋顧不甚得如久于其道則其來者將何如耶爰為之銘銘曰

乃躬在是乃心在彼逐物忘身烏知天地心君中立寂如太虛形神不違齊莊如愚或之其它或誠于敬望之不分道有奇正

克齋後記

始走以損名齋記其命之之意既三祀矣友生有至自錢湖者道其所聞曰上方作室禁省謂之損齋竊嘗睹齋記闕　堯文詢之于人良是也小臣矍而慨曰聖人與我同慮哉夫人道道而行是則人所共有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誠足喜哉禮貴賤雖不嫌同名而天壤一號不可也假名存而毋害亦不能一朝居也思有以更其名而未得已而知所以自解曰天道人所共有可以君為道而置之哉仍故名而不安亦辟之而已爾君臣之學自有辨又何疑焉于是即記以求名而克已復禮之義名齋曰克叙之以續前志曰顏子問克已復禮之目仲尼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仁者人也仁之道謂人無之可哉唯以物遷

是以去仁而不省聖人戒慎乎所不睹恐懼乎所不聞動容周旋中禮不違于終食之間物何自遷是以仁浹乎四體夫如是乃盡人之道顔子之所以拳拳服膺而毋致自失具體而微者也學者以顔子為準繩于此豈可不務走細人也固不可以希聖然知仁者人之道則吾之道也吾雖失道將可自絶于人克己歸仁何敢緩也顧走之失有不若人者八焉聞道而未之能行一不若人也放心而未之能制二不若人也處己而未之能

盡三不若人也多言而未之能法四不若人也樂善而而未之能擇五不若人也愛物而未之能容六不若人也居世而未之能處七不若人也任私而未之能去八不若人也凡所為不若人者皆性天之所無有從欲而得反身而未之能善有一于此不可謂仁況有其八乎弗亟去之無以為人矣及今能以禮自克率性而知道哉或庶幾乎可也為詩銘之以自警云

穹玄地天灝灝無垠唯道參之粹焉者人人安其仁則

惟聖神往而不反曷爲其身循道而行無事于勤出入無時乃凝乎真勒之銘詩請法先民

絃歌堂記

狂生之治武昌有堂以休其燕處命之曰絃歌或詢其名以絲聲問者曰吾不識操縵安知琴瑟然則永言將何若曰吾不分清濁安知聲調是則此堂何以曰以臨官臨官古之道與曰吾不知其今古居斯可得矣居而視其實則其邑之所爲設無非世俗之政胥徒皂隸充

乎闤傳別質劑盈乎前條教在門賦財在帑所聽者獄訟所問者催科汩汩營營無或絃歌之事或者愀然不說曰異哉子之政斯亦妄人而已矣雖然猶有說也之子曾不是聞乎太古之治有樂而無聲琴而無絃者以身為器以心為律建之以太極制之以中和翕而作之皦而純之繹而成之八音克諧律呂斯應動天地感鬼神有生之類無不獲者矣夫如是也絃歌之事可得而畧也中古患不得乎此于是乎有樂經之教中和以節

其内音律以宣其外弄之以器聽之以聲琴以禁之歌以訛之非辟之心無自而入矣仁民而愛物未有學非是道者令子上無得乎彼而又此之畧疲精神于刑政不求諸内而亍簿書期會之閒役役焉謂其堂曰絃歌吾不知之矣狂生曰吾過矣吾過矣所求于太古之道則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吾何足與聞之茍居令之世不變令之俗識其意正其身愛其民律其吏明其期會察其簿書謹其貨財時其徭役上無沈蠹之失下無非横

之征無情者不得盡其辭窮民為有所赴惄耕而食織而衣用不犯于有司禮義興行于下四封之内民吏各安其所居一堂之上而民弗吾罪仰不愧俯不怍憂不患乎失職則絃歌之事其或庶幾乎若夫興禮樂制田賦一風教致和平吾無事焉有天子之職官在所求于太古之道吾未能也中古之事則吾豈敢吾過矣吾過矣由書為之堂記

松風閣記

郊壇岡陰郎亭之麓精廬左闕松風之故閣在焉初涪翁復自巴中訪坡公之逸迹裴徊九曲信宿松下嘯歌成韻因風名閣閣磐礴谷俯寒谿臨灔瀲之淵睨萬松之嶺江山浩渺吞吐風雲引領而東縹緲萬象故雖空谷之内遠瞻無不屆焉西山多奇此景為最日者松林茂密中燼于刼灰松風之名猶以人著主僧作新軒檻請走記而題之惟翁學行文章固已播人耳目頌述其事非所敢為聊叙閣之廢興與其得名所自登斯閣者

詠涪翁之句眡西山之景指顧斯得自應不改其舊名崇孔柏曾何翦伐之有哉松風風颼颼當蓬然起矣夫然則蒼髯之木安在乎閣之成壊信能種松木萬本來萬壑之清風追舊觀于來今亦西山一勝事也好古博雅之君子將有意于斯文

新作殊亭記

武昌之西郎亭之前有亭歸然而高超然而逈者縣大夫孟士元之殊亭也士元為令武昌才兼政迹作亭殊

異有贅叟之漫記焉唐之刻文磨于俗令亭高記古同永空山其所以為不亡者抑有其道武昌古都也遊觀之迹往往而在山川秀異觸處皆有走初易殊亭之邇未之嘗問泛然一投足雖湖山江沔顧見古人俛首内觀則亦有未能見殊于世者嘗謂為政法古猶宜繼古人之志當其事任漫不加理使奇人舊迹堙没自我其政為可知矣庾公南樓猶虚成于江鄂之郡殊亭偉觀故不可堙諸草莽也以亭居凋敝寺後爰命主僧作而

新之斥廣舊基粗為寛大建以九月甲子以十月甲子落成聊記載其嵗時用見廢興之自至山川之殊狀遊眺之殊極則次山之記在

誠臺記

武昌牙堂之後架有隙地數畝自更世俶擾廢為汙萊蟲蛇麋鹿之與居莫有一顧睇者走尸縣數月始命疏而闢之樹之以修篁焉誅茅薙草怳若有得邑堧之下披隴如臺矗然天成不畚不築下顧城邑居掌鞅間林

山蒼蒼環遶三面青葱蘸碧非圖畫可擬寒溪辟暑之臺殿纍纍然墮吾目中真吳楚之奇觀也武昌鄂故地在魏為吳孫氏别都東晉為江州刺史治有隋徙郡而縣英豪雋偉之士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人也以仲謀之雄傑元規之清尚次山之文翰而猶無得于此予何人哉于斯有見則天之所賦于我者不薄矣可不敬之記曰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故夫斯臺之作豈人為哉命之曰誠臺焉明自成之義也其銘曰

凌雲已頹嚴瀨殊異如何此臺天乎自成

寒溪堂記

寒溪堂舊址在今堂西北二十步之路隅面莽依山環為牆壁草茅翳塞僅給將迎遊衍登臨葢無足尚走到官之始亭朽而顛會要之途送迎無所于是鳩工命役更作新亭以為寒溪之名為斯邑望而堂不稱不亦虛乎乃從主簿亳黃君邦俊尉番陽王君相躬行相宅縱步溪干旋反求之得堂基于高岡之上火茅殺竹不築

而成東望崇丘逶邐相屬嶔岑嶺岫聳翠相遭避暑之宮九曲之嶺高低隱顯如點綴其西南江水重湖西壯時見寒溪在下樊山處西肇建此堂適當其會四周曲檻不設門墉制矩從中弗侈弗陋勞來送往眺望遨遊凡今之人唯意所適蓋已西則就下秋夏或淪于水稍壯有地可闢春冬取道又迂則又斯堂之為基後來當不可易贈行折柳雨雪來思如得其人安知不為他日武昌一勝賞也紹興上章執徐歲孟余之月記

勝亭記

江出岷山沿流東于三峽放于雲夢之澤吞洞庭之水納湘沔而東之至樊山而少折樊山之址得古鄂城為吴孫氏之故都其地前左水澤右背山陵青嶂澄流映帶環合如屏如畫觸處清陰荆山而南一奇觀也由縣而北有亭峙于岡阜不知誰何氏所作世目之以勝亭焉遊武昌者入境而改視入邑而改觀其山川之秀麗原田之沃衍固已甲于荆楚或不可以名狀至于登勝

亭窮遠境觀江流之汗漫望淮甸之平夷右西塞而左東坡泛中原而涵大澤淮山如拱蹲踞參差郎岑西來重岡數疊龍蟠醴水聲如佩環旦夜陰晴雲霞萬狀自冬徂暑葭葦黃蒼雪月之明光景物之變見紛紛擾擾有不可得而齊者内觀其邑已覺天壤之間天下江山之勝其孰能尚之走始欲更其名而不可聞攝令程鵬舉嘗請書于楊退翁運屬于是取榜懸之且爲之記昔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遊勝者不幾

于是乎

正已堂記

誠臺以北得射圃之舊地帶江面嶺据岡阜而極坦夷
眞武昌之形勝也自中興偃武徹備諸城汨沒苞蕭非
復往意乃紹興己夘詔書閱弓兵武事于是邑尉番陽
董君經之營之番陽王君踵而成之張設射侯創新堂
陛適走行保伍之政因命同僚落焉王君爲堂請名走
命之曰正已以爲大人正已而物正射法于是乎取故

正己而後發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己至于升降步武揖遜威儀一本諸躬用能不爭古之觀德者以是厥有旨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則射御之旨蘇寧足以知之古者寓兵于農非徒教戰而已射御之法使人知之知正己以成身則天下無事矣武昌當天下孔道南鄰大治豫章北面申蔡蘄黃為姦人盜賊之淵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亦濶矣王君與走之為此蓋將發政于弓兵聯保伍之民遊于此學于此閱

習于此以自成于此由正已而格物其庶矣哉

艮止亭記

說卦艮為山為門取象不同同歸于止故曰艮止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是以大學之道在止于至善禹曰安汝止惟動丕應徯志止之為義亦大矣天不止則不清地不止則不寧人不止則不行物不止則不成天地萬物必有止而後誠也知止斯靜靜斯安安斯應安身應物萬世不易之道其唯止之云乎法像于山不幾

于是鄠巖邑也枕山而縣郎亭樊阜西南而來西北而止重岡複磴曲折委蛇自下而髙不知其幾疊也翔飛之勢萃于牙庭止于誠臺之所舊通徑路為之閈曰山門下直誠臺趣乎射圃徘徊轉眄無限青山修竹蒼蒼映帶官柳廢而不治茅茨塞矣走為危亭四礎弗侈弗庳小徑依然其門不改周遭設檻以適登臨即之可以闚去來閉出入居之可以極遊眺共賦歌景物風光今後庭之極止也中外有適何莫由斯唯天地萬物之生

成未始非出入于艮邦畿千里固惟民之所止也縣成

天子始終之政可不知其止乎占經卦而命之名故亭

名曰艮止庶幾厚終于敦艮不為外物而遷抑止躬之

誼也後之君子信能不改斯度以觀象乎兼山動靜惟

時思止其位用光明于是道不亦善乎

梅廡記

武昌尉寺舊無憩息之地退食之次燕伸無所番陽王

彥材作尉此邑始即其堂之中廡少加葺壁闢其夾砌

樹梅焉命之曰梅軒以便安其退省而請記于走曰梅嘉果也吾取其實珍其味其花芳潔雅淡吾高其致裒其馨香故名尉之德稱者宜莫若梅子真吾慕其為人相吾名也又梅之别則夫花樹之植吾庭砌者唯梅為宜名軒以梅其誰曰不可走曰公言得已而未之盡也夫梅之為物非其果之尚也窮冬凛寒怒風號雪凋零百物竹栢猶瘁此木之常也而梅花于是則其操為可稱也芳香婀娜鬬綵淩霞以豔相高以麥相軋此花之

態也而梅蕊香潔白之為素則其德為可貴也木無不實無實于果甘酸異味適口一時此果之材也而梅有鼎羮之和則其用為可重也德純而不二恬素而弗矜四時一是華實相當古之人有合于是見覽于後者非子真而誰歟斯焉取斯公比德于是矣斯廓也而謂之軒斯名之未正正名梅廡昭示後人與公臨廡之梅名德俱稱茇居翦伐之戒非甘棠比矣彥材唯唯因書榜而為之記

浪語集卷三十一